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

十石齋



辑览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辑览

(第十四卷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目 录
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四十八 (4757)
 (起丁卯隋炀帝大业三年 讫丁丑隋炀帝大业十三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四十九 (4877)
 (起戊寅隋炀帝大业十四年 讫癸未唐高祖武德六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 (4985)
 (起甲申唐高祖武德七年 讫丙申唐太宗贞观十年)

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四十八

(起丁卯隋炀帝大业三年 讫丁丑隋炀帝大业十三年)

隋

炀帝

丁卯 大业三年，春正月，突厥启民可汗来朝。

正月朔旦，大陈文物，突厥启民可汗入朝，见而慕之，请袭冠带，帝大悦。

三月，杀故长宁王俨（故太子勇之子）及其弟七人。

初，云定兴（故太子勇昭训云氏之父）坐媚事太子勇，

隋

炀帝

丁卯 大业三年（公元 607 年），春正月，突厥的启民可汗来朝见。

正月初一早上，安排了隆重的礼仪，突厥国的启民可汗走进宫殿朝见皇帝，看见这一切十分羡慕，请求给他穿戴上衣冠，炀帝非常高兴。

三月，杀了原长宁王杨俨（原太子杨勇的儿子）和他的七个弟弟。

当初，云定兴（是原太子杨勇的昭训云氏的父亲）因谄媚太子杨勇，

与妻子俱没官为奴婢。及帝即位，闻其有巧思，召之使典营造。时宇文述用事，定兴以明珠络帐赂述，述大喜，兄事之，荐使监造兵器。因谓之曰：“兄所作器、仗，并合上心，而不得官者，为长宁兄弟未死耳！”定兴曰：“此无用物，何不劝上杀之。”述因奏请，处分。帝然之，乃鸩杀长宁王俨及其七弟。（襄城王恪之妃柳氏，自杀以从恪。）

夏四月，诏颁新律。

帝以高祖末年，法令峻刻，诏牛弘等造大业律十八篇颁行之。民久厌严刻喜于宽政。其后征杀繁兴，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，不复用律令

他和妻子儿女全都被没收入官充当奴婢。到炀帝就任皇帝以后，听说这个人颇有一些巧思妙想，就下令召他来主持修造建筑工程。当时正是宇文述主事，云定兴用一顶明珠串成的帏帐送给宇文述，宇文述受贿后十分高兴，把云定兴当成哥哥一样对待。推荐他去监督制造兵器。一次，借机会告诉云定兴说：“大哥制作的兵器、仪仗，都很合皇帝的心意，可是却不能得到一官半职，就是因为长宁王杨俨兄弟几个都没死呢！”云定兴听罢说：“这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了，为什么不劝皇帝把他们杀了算了。”宇文述把这个意思报告了炀帝，请他做出处理安排。炀帝同意这样做，就用鸩酒毒死了长宁王杨俨和他的七个弟弟。（襄城王杨恪的妃子柳妃，也跟着杨恪一同自杀。）

夏四月，下诏颁布新律。

炀帝认为文帝末年，法令过于严峻苛刻，下诏要牛弘等人制定《大业律》十八篇颁布执行。老百姓长期以来为严刑峻法所苦，对于这种宽松的政局十分欣喜。可是后来征役

矣。(旅骑尉刘炫预修律令,牛弘问曰:“周礼士多而府史少,今令吏百倍,于前减则不济,其何故也?”炫曰:“古人委任责成。岁终考其殿,最案不重校,文不繁悉,府史掌要目而已。今之文簿恒,虑覆治锻炼不密,则万里追证,百年旧案。故谚云:老吏抱案死。事繁政弊,取此之由。”弘曰:“魏、齐之时,令吏从容而已,今则不遑宁处,何也?”炫曰:“往者州唯置纲纪,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,其余具僚则长官自辟。今大小之官,悉由吏部,纤芥之迹皆属考功。省官不如省事,官事不省,而望从容,其可得乎?”弘善其言,而不能用。)

频繁兴起,有关部门临时采取措施强迫执行来完成任务,就不再按律令条文办事了。(旅骑尉刘炫参加修订律令,牛弘问他:“周礼规定官士多而府史少,如今让府史小吏比从前增加了百倍,减少一些就办不好事,这是什么原因呐?”刘炫说:“古时候人们把任务交给他就让他负责去完成,到年终考核他的成绩优劣,办案不须重复核查,公文不准繁冗详尽,府史只掌管重要项目就行了。如今的掌管文案簿册之官,经常顾虑的是反复审理、网织罪状不严密,因此行程万里去查访证据,处理上百年的积案旧案。所以谚语说:老吏抱着案卷而死。事务繁杂政多弊端,是职业本身造成的。”牛弘说:“在魏、齐时代,令史的工作都是很轻松的,如今却没法得到安宁,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”刘炫说:“从前州一级只设置纲纪官,郡一级设置守、丞官,县一级设令官就行了。其他的全部僚属,都由长官自己去任命。如今大小官员,全都由吏部来任命,线头芝麻大的小事都列为考查功绩的依据。所以说减省官员不如减省官事,官事不减省,而希望轻松从事,那能

御批：夏商，尚质，至周，文胜，已难如夏商之旧。盖运会使然。倘执省官省事之说，有案不须重校，覆治则舞文弄法者乘之矣。不揣澁滑吏治之本，但知是古非今，自号宽政者，徒养奸耳。

改州为郡。

更定官制。

改上柱国以下官为大夫。置殿内省与尚书、门下、内史、秘书为五省。增谒者、司隶台（谒者台，掌受诏、申奏；司隶台，掌诸巡察），与御史为三台。分太府寺，置少府监，与长、秋、国子、将作、都水为五监。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。废伯、子、男爵。

得到吗？”牛弘认为他说得很对，可是并不能实行。）

御批：夏朝和商朝时代，崇尚质朴，到了周朝，已经提倡文采，已经难像夏商那时的旧制了。这大概是社会发展使之然的。如果坚持省官省事的说法，对案件不反复地进行调查审理，那些玩弄法律徇私舞弊的人就有可乘之机了。不研究纯洁吏政的根本途径，只知道肯定古代否定现在，这样自称是实行宽松政治，实际上则只能是姑息养奸罢了。

改称州为郡。

重新制定官吏制度。

上柱国以下的官员改称大夫。设置殿内省和尚书、门下、内史、秘书省为五省。增设谒者、司隶台（谒者台，主管接受诏令、申报奏议；司隶台，主管各种巡察）和御史台形成三台。从太府寺分出一些部门，设置少府监，与长秋监、国子监、将作监、都水监形成五监。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。废除伯、子、男等爵

六月，诏为高祖建别庙。

初高祖受禅，唯立四亲庙，同殿异室而已。帝即位，命有司议七庙之制，礼部侍郎许善心等奏请为太祖、高祖各立一殿，准周文、武二祧与始祖而三，余并分室而祭从迭。毁之法，帝谓柳谔（字顾言，悋之孙，谔与辩同）曰：“今始祖及二祧已具，后世子孙处朕何所？”乃诏为高祖建别庙。既而方事巡幸，竟不果立。

帝北巡次榆林郡（即胜州，注见前），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来朝，吐谷浑高昌皆入贡。

车驾北巡，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，达于并州以通驰。道过雁门（本代州，大业初改郡，今仍为州，隶山西），太守邱和（洛阳人）献食甚精。至

位。

六月，皇帝颁诏为高祖修建别庙。

当初高祖杨坚接受禅让称帝，只建立了四座亲庙，只是在一座殿堂内分成不同房室而已。皇帝即位以后，命令有关部门议论七庙的制度，礼部侍郎许善心等人奏请为太祖、高祖各建立一座殿堂，按照周代文王、武王二祧与始祖形成三庙的惯例，其余的都分开房室进行祭祀，依照逐次毁庙撤祭的法则更迭。炀帝对柳谔（字顾言，是柳悋的孙子，谔是辩字的本字）说：“如今始祖和二祧都已具备了，后代的子孙会把我放到哪里呢？”于是下诏令给高祖另修建一座别庙。说完就去各地巡幸了，终于没有建立。

炀帝到北方巡察，驻蹕榆林郡（即胜州，注见前），突厥的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前来朝见，吐谷浑和高昌国都来进献贡品。

皇帝车驾到北方巡察，调集了黄河以北十几个郡的男劳动力来开凿太行山路，直通并州以便车驾通行。皇帝路过雁门（本为代州，大业

马邑(即朔州,注见前),太守杨廓独无所献,帝不悦,以和为博陵(即定州,注亦见前)太守使,廓至博陵观之。由是所至,献食,竟为丰侈。至榆林,遂欲出塞耀兵,径突厥中,恐启民惊惧,先遣长孙晟谕旨。(启民奉诏,因召所部首长咸集,晟欲令启民亲除草,示诸部以明威重。乃指帐前草曰:“此根大香?”启民遽嗅之曰:“殊不香也。”晟曰:“天子行幸所在,诸侯躬自扫除,以表至敬之心。今牙内芜秽,谓是留香草耳。”启民乃悟曰:“奴之罪也。”遂拔所佩刀,自芟庭草。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。)于是发榆林北境,东达于薊,开为御道,长三千里,广百步。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,吐谷浑高昌并遣使入贡。帝令宇文恺为大帐,其下可坐数千人,以宴启民,及其部落作散乐,诸胡骇悦。帝赐启民路车乘马、鼓吹幡旗,赞拜不名,位在诸侯王上。

初年改称郡,今仍为州,隶属山西省),雁门太守邱和(洛阳人)奉献的饮食十分精美。到了马邑(即朔州,注见前),太守杨廓什么也没有贡献,炆帝心里很不高兴。于是任命邱和为博陵(即定州,注亦见前)太守,让杨廓也来博陵参观学习。从这以后,所到之处都奉献饮食,一个比一个更加丰盛豪华。到了榆林,就想到关外去炫耀兵力,因为要从突厥国境内穿行,担心突厥可汗启民因此惊恐不安,就先派长孙晟去传达圣旨。(启民接到诏旨后,就召集他属下的各部首长来到一起,长孙晟想让启民亲自铲除草皮,让各部族认识到大隋皇帝的威力和贵重。于是指着帐篷前面的草地说:“这种草根特别香吧?”启民立即拔了一根闻了闻说:“并没有香味呀。”长孙晟说:“天子巡行到的地方,诸侯们都亲自扫除道路,用来表示他们十分尊敬的心意。如今你牙帐周围杂草丛生,我还以为是留香草呢。”启民这才醒悟过来,忙说:“奴才有罪,奴才有罪。”于是拔出自己身上的佩刀,亲自割除庭中的野草。他手下的贵人和诸部的官兵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效

仿他除起草来。)于是炀帝进发到榆林北部边境,向东到达蓟郡,开辟了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。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到行宫来朝见炀帝,吐谷浑和高昌也派使者送来贡品。炀帝让宇文恺造了一个大帐篷,下边可以坐数千人,在那里设宴招待启民可汗,并让各部落奏乐歌舞,各部胡人都惊喜非常。炀帝赏赐给启民可汗车辆马匹、乐器和幡旗,并准许他赞拜时不必称名,其地位在诸侯王以上。

御批:长孙晟欲示诸蕃威重,未尝不可以礼谕之。乃设香草诡词肆其口给,殊失诚待远人之道。

秋七月,筑长城。

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,西距榆林,东至紫河(《隋书·地理志》:定襄郡大利县有紫河。大利,故城在今归化城西北)。苏威谏,不听。(明年七月,复发丁男二十余万筑之,

御批:长孙晟想对诸蕃属显示威力贵重,这也不是不能通过礼教来进行的。他却玩弄了一套什么香草根的花言巧语来达到指示命令的目的,这有失以诚心接待远道之人的道理。

秋七月,筑长城。

下诏令调发青壮年男子一百余万人修筑长城,西自榆林,东至紫河(《隋书·地理志》:定襄郡大利县有紫河。大利,故城在今归化城西北)。苏威上书提出意见,不听。(第二年的七月份,又调发青壮年男子

自榆谷而东，榆谷，注见前。）

杀太常卿高颀、尚书宇文弼、光禄大夫贺若弼。

帝之征散乐也，太常卿高颀谏，不听。退谓丞李懿曰：“周天元以好乐而亡，殷鉴不远，安可复尔？”又以帝遇启民过厚，谓何稠曰：“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，恐为后患，宇文弼私谓颀曰：“天元之侈，以今方之，不亦甚乎。”贺若弼亦私议：“宴可汗太侈。”并为人所奏，帝以为诽谤朝政，皆杀之。颀有文武大略，明达世务，以天下为己任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擒虎，皆颀所荐。及死，天下莫不伤之。

免内史令萧琮、仆射苏威官。

二十余万修筑长城，自榆谷向东。榆谷，注见前。）

杀太常卿高颀、尚书宇文弼、光禄大夫贺若弼。

炀帝征集散乐，太常寺卿高颀提出意见，炀帝不予采纳。退朝后对太常丞李懿说：“周天元由于喜爱音乐而亡国，殷鉴不远，怎么能再犯这种错误呢？”又因为炀帝对启民可汗待遇太优厚这件事，高颀对何稠说：“这个家伙很了解中国的虚实情况和地理形势，我担心他将是日后的祸患。”宇文弼私下里曾对高颀说：“天元的奢侈腐化，要拿今天情况来比较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贺若弼也私下里议论说：“招待可汗的宴会太奢侈了。”这几件事都被人奏告上去，炀帝认为这是诽谤朝政，都杀掉。高颀这人有文才武略，深明治世的道理，把治理国家当作自己的任务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擒虎等人，都是高颀推荐而任用的官吏。他们被处死，天下的老百姓没有不痛惜伤心的。

免去内史令萧琮、仆射苏威的官

琮以皇后故，甚见亲重。

与贺若弼善，弼既诛，又有童谣曰：萧萧亦复起。帝由是忌之，遂废于家，未几卒。苏威以谏筑长城，故亦坐免。

八月，帝至金河（在古云内州东南，西流入黄河。云内废州，在今吴喇忒旗），幸启民可汗帐。

车驾发榆林，溯金河，甲士五十余万，旌旗辎重千里不绝，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，容数百人，离合为之，下施轮轴倏忽推移。又作行城，周二千步，以布衣板，楼橹悉备诸，胡惊以为神。帝幸启民庐帐，启民捧觞上寿，王侯以下袒割帐前，莫敢仰视。帝大悦，赋诗曰：“呼韩顿颡至，屠耆接踵来。何如汉天子，空上单于台。”皇后亦幸义成公主帐，赐予甚厚。（帝还至太原，营晋阳

取。

萧琮由于皇后的原因，十分受到亲近重用。琮与贺若弼很要好，若弼被杀以后，社会上又流传着这样的民谣：“萧萧又要再起来。”炀帝因此心中非常忌怕，就把他解职放在了家中，没过多久，萧琮就死了。苏威由于对修筑长城提过意见，所以也连带着被免了官。

八月，炀帝到金河（在古云内州东南，向西流入黄河。云内州已废，其地在今吴喇忒旗），幸临启民可汗的帐篷。

炀帝的车驾从榆林出发，沿金河而上，带领五十余万著甲的战士，一路旌旗和运输车辆连延千里不断，下令让宇文恺等人修造观风行殿，可以容纳数百人，能拆能装，下边安装轮轴可以推行移动。又制作了一座行城，周长二千步，用布板作墙，城楼和了望楼一应俱全，诸胡部落惊奇得以为神从天降。炀帝幸临启民可汗的营帐，启民可汗捧上酒杯为炀帝祝福，突厥的王侯及下属官员们都袒臂跪在营帐门外，没有人敢抬头仰视的。炀帝非常高兴，脱

宫，遂上太行，开直道九十里，至济源，幸御史大夫张衡宅，留宴三日，乃还东都。济源，隋县，今属河南怀庆府。）

冬十月，以裴矩为黄门侍郎，经略西域。

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，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。矩访诸商，胡以其国山川风俗，撰西域图记三卷，入朝奏之。（仍别造地图，穷其要害，从西倾以去，纵横所亘将三万里，发自敦煌，至于西海，凡为三道，北道从伊吾，中道从高昌，南道从鄯善。西倾即禹贡西倾，一名强台山，在今巩昌府洮州西南，延袤千里，外跨诸羌。敦

口赋诗道：“呼韩顿颡至，屠耆接踵来。何如汉天子，空上单于台。”（大意是说：单于、可汗来叩首礼拜、贤良们接踵而至。汉代天子又怎么样可比，他只能空上单于台罢了。）皇后也幸临义成公主的帐幕，送给她很多东西。（炀帝回到太原，修建了晋阳宫，接着就上太行山，开辟了一条大道有九十里长。到了济源，幸临御史大夫张衡的家宅，在那里接受宴请三天三夜，才回到东都洛阳。济源，隋代设县，今属于河南怀庆府。）

冬十月，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，负责管理西域事务。

西域各部落的胡人，经常到张掖来进行货物贸易，炀帝派出吏部侍郎裴矩负责主管。裴矩对各部胡人进行采访调查，根据他们各国的山川风貌、风土人情，撰写了一本《西域图记》三卷，在入朝的时候呈献给皇帝。（还另外画了地图，详尽地标明要害之处，从西倾山以外，纵横绵延近三万里，从敦煌出发到达西海，共有三条路线，北道经过伊吾，中道经过高昌，南道经过鄯善。

煌、西海、伊吾、高昌、鄯善，注俱见前。)矩因盛言胡中多诸珍宝，帝于是慨然，将通西域。以矩为黄门侍郎，复使至张掖。引至诸胡，陷之以利，劝令入朝。自是西域诸胡往来，相继所经郡县，糜费以万万计。

御批：《隋书·地理志》谓：东西九千三百里，南北万四千八百十五里。盖统内外疆域而言。兹谓从西倾以去纵横将三万里，其词未免夸大。盖由波时帷访自商胡，非由测步，安足为实据哉。

戊辰 四年，春正月，开永济渠(即今卫河，亦曰御河。源出河南卫辉府苏门山，东北流，合清、淇、漳、洹诸水，经直隶、山东之大名、东昌、河间诸府

西倾山，就是《禹贡》所说的西倾，又名疆台山，在今巩昌府洮州的西南方，绵延千里，外跨诸羌地区。敦煌、西海、伊吾、高昌、鄯善，都见前注。)裴矩因夸大其辞地宣扬胡人地区珍宝极多，炀帝十分动心，决定派人沟通西域。就让裴矩充任黄门侍郎，再次出使到张掖。召集来各部胡人，给他们说明各种好处，劝他们到内地朝见隋帝。从那以后西域的各个胡人部落都不断往返内地，他们经过的各郡县，花费开支都在万万钱以上。

御批：《隋书·地理志》说：东西长九千三百里，南北长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。这是统括内外疆域而说的。这里只从西倾山以远说纵横将近三万里，不免有些夸大。这是由于那时只是从胡商采访所知，并没有实地勘测，何足为真实依据呢。

戊辰 四年(公元608年)，春正月，开辟永济渠(就是现在的卫河，又叫做御河。发源于河南卫辉府的苏门山，向东北流，汇合清、淇、漳、洹等河，流经直隶、山东的大名、东昌、河

界，至天津府，会白河入海）。

发河北诸军百余万，穿永济渠，引沁水（即古少水，源出山西沁州沁源县羊头山。东南流迳岳阳、沁水、阳城诸县界，至河南怀庆府武陟县入黄河。考沁水，本自入河。此言，引沁达河，盖引渠入沁以达于河也），南达于河，北通涿郡。丁男不供，始役妇人。

二月，西突厥入贡。

西突厥处罗可汗之母向氏，本中国人，开皇末入朝（处罗之父泥利死，向氏更嫁泥利之弟婆实特勒，与俱入朝），遂留长安，至是。裴矩在敦煌闻处罗思其母，请遣使招怀之，帝遣谒者崔君肃（炀帝纪作崔毅）赍诏往谕。处罗甚踞受诏，不肯起。君肃责之。（曰：突厥中分为二，每岁交兵，积数十岁莫能相灭。今启民举其部落卑躬折节，入臣，天子欲借兵

间等府的地界，到天津府与白河相会，流入渤海）。

调发河北诸军一百余万人，打通永济渠，引来沁水（即古代的少水，发源于山西沁州的沁源县羊头山。向东南流，经岳阳、沁水、阳城诸县地界，到河南怀庆府武陟县流入黄河。查考沁水，本来是独自流入黄河的。这里说引沁水到黄河，大概是引渠入沁水而达到黄河），向南到达黄河，向北通往涿郡。由于青壮男子不够用的，所以开始征用妇女劳力。

二月，西突厥国入朝献贡品。

西突厥国处罗可汗的母亲姓向，本是中国人氏，开皇末年来朝见皇帝（处罗可汗的父亲泥利死后，向氏改嫁给泥利的弟弟婆实特勒，和他一同来朝见皇帝），于是留下居住在长安，一直到这时。裴矩在敦煌听说处罗可汗很想念他的母亲，就请求皇帝派遣使者来招抚他。炀帝就派身边的谒者崔君肃（炀帝纪写作崔毅）带着礼品前往颁示诏谕。处罗可汗接诏书时态度十分傲慢无礼，不肯动身。崔君肃对他严加责备。

大国，共灭可汗，天子许之，师出有日矣。顾可汗母向夫人惧西国之灭，旦夕守阙哭泣，哀祈，匍匐谢罪请发使召可汗，令入内属。天子怜之，故遣使至此，今可汗乃驕慢，如是则夫人为诳天子，必伏尸都市传首虏，廷发大隋之兵，资东国之众，左折右挐以击可汗，亡无日矣。奈何爱两拜之礼，绝慈母之命。惜一语称臣，使社稷为墟乎？）处罗矍然而起，流涕再拜，跪受诏书。因遣使者随君肃贡汗血马。（后处罗为其酋长射匮所袭，大败东走，帝遣裴矩与向氏驰至玉门关招之。遂入朝，帝待以殊礼，使将五百骑，常从巡，幸赐号曷婆那可汗。）

（说：突厥国分成了两部分，年年交战，几十年过去了谁也不能把谁灭了。如今启民可汗带领他的部落屈服投降，对大隋天子称臣，想借助大国的兵力，共同来消灭可汗势力，隋朝天子已经同意他的请求，出兵的日子指日可待了。考虑到可汗的母亲向夫人担心西国被消灭，日夜坐在朝廷门前，哭哭啼啼地哀求，跪拜在地请求派遣使者来召告可汗，让他早日入朝归属。大隋天子十分同情她，所以再次派出使者到这里来，如今可汗还这样傲慢无礼，那么夫人就成了欺骗天子的罪人，势必被斩首于国都闹市而将人头传示于胡人的官庭，然后调发大隋国的军队，凭借着东方大国的人多势众，左右上下夹攻可汗，你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为什么偏偏爱惜这两拜的礼节，从而断绝了慈母的性命；为了不愿意说一句伏首称臣的话，而使整个国家化为废墟呢？）处罗可汗惊恐地站了起来，流着泪一拜再拜，行完两拜之礼，跪着接过了诏书。接着就派出使者跟随崔君肃向隋皇贡献汗血马。（后来处罗受到了他手下酋长射匮的袭击，大败之后向东败走，

三月，倭国（即今日本国，在东海中，有五畿、七道、三岛，小国数十，皆服属焉）入贡。

倭王（姓阿每，名目多利思比孤。其国号阿鞞鸡弥，华言天儿也。）遣帝书曰：“日出处天子，致书日没处天子，无恙？”帝览之不悦，诏鸿胪，蛮夷书无礼者，勿奏。（明年，帝遣文林郎裴清泛海至倭国，其王迎清相见，与语大悦，遣使随清，来贡方物。）

帝如五原，遂巡长城。

行宫设六合板城，载以枪车，每顿，舍则外其辎，以为外

场帝派裴矩和向夫人骑马飞驰至玉门关来接待他。随后入京朝见炆帝，以特殊礼节接待了他，让他率领王的百名骑兵，经常随从皇帝到各地巡察，并赐给他封号称作曷娑那可汗。）

三月，倭国（即今之日本国，在东海之中，有五畿、七道、三岛，小国数十个，都降服臣属于它）入朝献贡品。

倭王（姓阿每，名目多利思比孤。国号叫作阿鞞鸡弥，中国话的意思就是天的儿子）送给炆帝的信上说：“日出之处的天子，写信给日落之处的天子，你一切都好吗？”炆帝看了非常不高兴，下诏给鸿胪寺卿说，以后凡是异族来信当中有无礼之言的，不要呈奏。（第二年，炆帝派文林郎裴清远渡重洋到日本去，国王迎接裴清并会见，双方会谈之后国王十分高兴，就派出使者跟随裴清来到中国，向皇帝贡献了日本的特产。）

炆帝到了五原，接着就巡视了长城。

皇帝的行宫设置了六面合成的